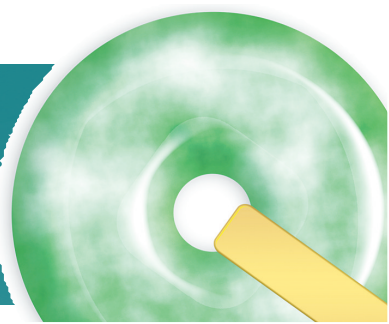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收藏了一块玉

◆崔道怡



我收藏了一块玉,或许是一块石头。究竟是玉还是石头,我至今不知道,也不想弄清楚。当然,我是把它当作玉买来的。虽然我并不会辨识玉或石头,但却禁不住收藏热的诱惑。两次经见“收藏亮宝奥妙”后,我的头脑也热起来。第一次,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。邻座一位文友,右手大拇指像触了电似的,不住地在掌心间磨蹭。我的目光落在那手上,使它一下子断了电,随后又似按动了开关,手掌莲花瓣样展开,掌心托着一块玉或者石头。浅黄色长方体,好像一颗印章,又像一枚麻将牌,上面隐约刻有花纹和篆字。“认得出这字吗?”他把这块石头或者玉递给我,我看来去认不出。“认不出来吧?我找了几位专家才认出来,是‘神爵’,汉宣帝的年号。”“那么这是一件文物了?”“两千年前的东西,两千多块钱买来的呢!”“那你干吗这样——”我做手指触电的动作。他不以为然笑了笑:“看来你老兄不懂行啊。玉乃山川之精英,人文之精美,所以古人‘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’。爱抚宝玉,等同气功。”说话之间,他的手指又疾速动起来。我试着也动手指,却很笨拙,怎么也动不了那么快那么有节奏。第二次,跟一位作家谈他的作品。他一边心不在焉听我说意见,一边不住地用右手揉肚子。“怎么回事,你肚子不舒服吗?”他伸出手,撩开上衣下摆,让我看他的腰带。那上面鼓囊囊地别着一块雪白雪白的玉,像一个小馒头,馒头顶上雕着蟠龙。“噢——”我恍然若悟,“原来你在感受山川之精英、人文之精美。”

“这么说你也懂?”
“看样子,是汉玉了?”
“当然当然,不是汉玉我挂在腰上岂不让人笑话?”于是,他要解裤腰带。我忙拦阻,说是先谈稿子要紧,改日再来专门观赏他的宝物。虽然未免有些怀疑:莫非是磨蹭的,汉朝的玉竟然那么鲜亮?但我毕竟无知,便不敢讨没趣。后来又想这种精神,乐在其中,且又自信,倒是值得学习的。后来,我也留意小摊上的“古玩”了。终于,自作主张买了一块“玉”——青白色扁圆体,茶杯底大一个轮子,中为圆洞,周边刻有莲花瓣儿和海涛花纹。“绝对汉玉没错,棺材里头刨出来的。”卖货摊主指着那上面的深褐色印渍,“不信您瞧这个,这是血浸出来的。”我本无意购买,悔不该还了价。他要一千二,我只给二百,心想顶多挨句骂,这事也就过去了,不料他竟卖了,我便只好买下。“黄金有价玉无价。”他很慷慨的样子,“你说多少就多少。白送你也无所谓,咱们交个朋友嘛!”既然是当作玉买来的,我就按玉来看待,用丝线穿起来,把它吊在腰带上。时不时的,也托在手掌心里磨磨蹭蹭。有位文友见了,捏在手上观赏。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,“你这是从哪儿淘换来的?”我如实以告,他替我懊恼,“你让人骗了!这东西哪是玉,分明是块石头。汉玉只卖两百?两百也不止!”我说那玉渍也能假造?“你连这都不懂,还自作主张去买玉!把石头跟死猫死狗埋在一起,就能出这效果。”

我的怀疑得到认证,便不再带着它,找个锦盒装起来,摆在我的书橱里。一位作家见了,托在手掌心上观摩。“您还真有眼力,这是一块汉璧。——多少钱买来的?”我就骗他,“我不懂行,哪敢去买。老辈子传下来让我收藏的,说是从棺材里头刨出来的。”他就信了,“噢,噢,那肯定是汉玉了。您瞧这制式,多么古朴。再看这色泽,是血浸出来的。”他的说法又让我怀疑,也许瞎猫碰死耗子,我以石头价格买了块真的汉玉?从此,我或将它带在身上,向人展示,或将它摆在书橱里,供人观摩。它这一次被说成是石头,得到几声惋惜,那一次又被说成是玉,得到几声赞叹。我的心情在石头和玉之间变换,在惋惜和惊喜之间升沉,从而感受到了一种飘忽不定因此也就莫名其妙的乐趣。有人建议我找行家鉴定一下,说我又不是真正要收藏的。真正的收藏者,大都是行家。他们眼力有精力有财力,一般人难以企及。我既然未入流,何必当假行家?与其附庸风雅,莫如装疯卖傻。说我在自得其乐也好,说我是自欺欺人也罢,反正我编造了一个谜,保守着一个秘密,这也就是我的收藏。

作者简介

崔道怡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常务副主编,编审。著有《创作技巧谈》《小说创作入门》《小说创作十二讲》,短篇小说《关于一个鸡蛋的“讲用”》,中篇小说《无名秋雨》,主持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《新中国五十年短篇小说精品》丛书等。



穿花破碧,从并州动身,跃上葱茏四百旋,抵达灵空之巔。
如此,昊天广宇,便可以逡巡沁源,睥睨天下。

树·世界

◆王芳



灵空山的风,在秋阳的照拂下,并不激烈,温柔亦多情。轻风中,万树列阵,自成树的世界,在这样的背景板中,我,渐渐消失肉身存在,被同化为一棵树,可以选择任意的一棵树比邻而居,成为树世界的子民。可以是一棵松,万古长青而常在。可以是一株柏,执松之手,与松偕老。可以是一株枫,万山红遍时,也不会缺失了自己的树影。可以是一棵柳,弱柳扶风,春天先来,秋天迟走,显现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可以是一杆竹,从稀疏的瘦美中体会林下之风,还能体会从清瘦美到气节美的哲学和情怀的转变。可以是一株榭,娉婷蓬然,终生向着阳光。可以是一株桃,人面桃花相映红,前度刘郎今又来。可以成为任意一棵树,脚踩着大地,背负着青天,除了生长,再不问世界,只要天不倾,地不震,火不烧,雷不劈,那么便云淡、风轻。最想站在“九杆旗”身边吧。这株阔大的油松,吸日月之精华,天地有正气,灵秀复清明,即使分身万九,也要穿云向上,与天空对话,与飞鸟追逐,与白云嬉戏,与风雨相搏。如此,便可以佑佑着身边世界的众生,动如金猴,静如药草,大到人群,小到蚂蚁。自己把根扎向岩层,长成自己的王国,站在“九杆旗”身边,除了肃然起敬,再泛不出其他的思绪,惟有被雄壮所染,心中出现几分婀娜。

以盛开的角落,追不上树的轮回,便做好自己吧。属于我的时节,我是花,不是我的光影,我是草。离离原上生,高山草甸上长,安定了尘土,也安慰了流离的灵魂。从不招摇过市,却又傲骨巍然,时不时地从花叶间穿过刀剑的铮铮之鸣。从不过问世间俗务,却从未忘了刺探自己的内心:万年与瞬间,在另一个维度上,它是一样的。列阵的万树之中,有药草。连翘芳香袭人,青绿的嫩黄的,人们二次采摘,它两次贡献自己的躯体,变成两种成药,在中医的铜秤间称斤论两,而它的叶竟然在茶的车间里,晾干过,烘焙过,成为茶杯里的叶子,一点点在开水的拥抱中,忍痛舒卷自己的身子,人们在舌尖上透出更多的芬芳来,世间事,哪一件事不经过轮回与阵痛呢?益参花如风铃状,喜凉又防风,补中益气,和胃生津。黄芪花成串,黄艳艳的,那样的好看,性味甘,保肝降血压益气。柴胡、芍药、车前草、防风、黑药、鱼腥草、枸杞、茯苓、地骨皮、管仲、半夏、益母草、黄连、甘草、天地星、山楂、黎芦、款冬花、百合、地椒、酸枣仁……那么多的药草,组成中药世界,那是万物的悲悯,相生相克,相依相傍,可医众生的根骨,在须臾的变幻中,人们已经再世为人。列阵的万树下,流出一条河。那是沁河之源,如龙盘伏山间,如龙腾伏百里过沁源。河里倒映着树的翩翩风度,参杂着临水照花人,水波动时,树与花荡漾着破碎的笑声,河水接纳这一切,又努力让自己的身躯渗入万物。流水无声,大音都是希声的吧。只知道,成为树世界的滋润者时,那不是施恩,而是奉献,奉献了自己的躯体,成就了别物的繁荣和盛大。给予不是灭绝,河流自己,嘘气成云,飞沫为雨,自己给自己补给,亿万年的给予,便有了亿万年的“源”“源”不绝,而这也许是“生活在别处”的意义。列阵的万树之中,有鸟。千万年间,沧海桑田,造化高山大川,古地中海渐渐消失,青藏高原隆起,有了如今的山河版图,树生长,有风来仪。鸟便栖息了,喜鹊报

喜,布谷报春,燕南飞,雁北归,各自有使命。而灵空内外有许多许多的鸟,飞来飞去。天鹅来了,苍鹭来了,黑鹳来了,褐马鸡成群了,鸟语啾啾,鸟鸣如弦歌,各自有雅意,它们在沁源的天地间,同呼吸共成长,繁衍生息,人们救下它们时,它们知道一步三回顾,记得自己的恩人。鸟的世界,干净亦温暖。褐马鸡活着时,便要被人取走尾翎,扎于戏曲盔头之上,翎羽旋转、抖动、挺立、摇摆,穿插着舞台人物的悲喜,台上的百无禁忌,台下的迷恋渴望,浑然一体,可人们却极少知道褐马鸡有一刻刻着迷茫亦疼痛的眼睛,静静地看着树外的世界。意悠扬,气轩昂,天风鹤背三千丈,鸟的世界浩大空悬。如有喷呐,此刻适合奏一曲《百鸟朝凤》。列阵的万树之中,有时尚。沁源地形特殊,众山环绕,人居其中,在这环绕的大山万树中,人们却没有忘记追随时尚。一座古桥边,一处土台畔,有流水长亭,有圆顶,荷风举,有古屋风雅,有诗画落户,可食可住可行可体验,人们创造着自己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不,不是南山,是太岳山,是雄壮如树叶盘桓地图的太岳山,是生长原始森林的太岳山,是带着血与火洗礼过的太岳山。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,相看两不厌,还有太岳山。列阵的万树之下,有煤。那是另一个树的世界,万年前,树的身埋入地下,渐渐化成乌金。变了颜色,没有变了易燃的体质。一日日长埋在地下等待,等待人们把它挖出来,重见天日的时候,也是粉身碎骨的时候。它燃烧起来,驱散了万年前人类对兽群和未知世界的恐惧,也让千百年后的人们在冬天取一取暖。这个树的世界,炫目温暖却有尽头,当我们向千万年前的造化借款的时候,我们却支付不起庞大的利息,只有重建另一个树的世界,弃黑取绿,营救自己的蓝天。列阵的万树之间,有乐。那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埙,呜呜

咽咽的,诉说着沧桑变迁。那是夏代的石磬之音,清脆悦耳,诉说着田园牧歌。那更是生长在沁源人骨子里的沁源秧歌,欢宴时,悲伤时,婚嫁娶时,便唱起它,唱出生老病死,唱出人情世故,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苦”。民族危难时,也唱起它,声如匕首,心如刀剑,风雷身上过,气节世间留。这乐,丝丝缕缕,曲曲折折,起伏伏伏,管管弦弦,吟唱在山河之间,与树的风涛鸾凤和鸣,一唱就是几千年。列阵的万树之中,有神迹。琴高乘鲤飞翔,树林之中留下他的身影,仙班有他,而人间不再。圣寿寺高卧于灵空山中,李倪坐化,已成佛影,尘世与佛陀,不过是两件暂且相容的袈裟。道佛相融,这是神的世界,而神的工作与人的工作是相同的,都是在荒凉的地方种一些树。在沁源,无论是灵空山内,还是世外,都有不同的世界,又都是树的世界,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。山,河,树,花,药,鸟,乐,都是满目雄浑的一部分,万物各自为政,又随遇而安,莫听穿林打叶声,那是生长的声音。世界在身边,繁盛了,而人隐于树之后,成为树的一部分。沁源人说,树,不是树,而是我们的亲人,它们受伤,我们会疼。却原来,在这里,人与自然是高于人群的,人与它们和谐共生,经过时光淘洗,羽化为精神、梦想和美。虽是尘土衣冠,却不妨碍我有江湖心量,此刻,前有千古远,后有几万年,葱茏如是,绿意如是,万里江山也如是。

作者简介

王芳,山西长治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现任山西省作协《黄河》杂志编辑、山西省委宣传部《映像》杂志副主编。已出版长篇纪实文学《天地间一场大戏》、散文集《拈花一笑》等作品。

满卷书香

人与自然的情爱美学

——读蓝虹《山有木兮木有枝》

◆景平

这是生态散文吗?杨明森先生说它是,而且说,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为这本书写了序。杨明森是在这本散文集的新书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。他说,他想把蓝虹定义为生态散文作家,蓝虹作品的典型意义在于,生态散文的灵魂是人性,生态散文的气象是山水,生态散文的源流是生活。看书名,《山有木兮木有枝》,应该是生态散文,但是我在哪里读出的却是爱情故事,是一个绿色金融学者所写的爱情和融着情爱的叙述。

这里有古老的爱情故事。山有木兮木有枝,是《离骚·越人歌》里的一句诗,讲的正是一段凄美幽婉的爱情。湘江边上,一位越族女子,撑船戏水,逐鱼江上,偶遇一位汉家王子请她渡河。越女对王子一见倾心,反复吟唱着“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”,来表达爱意。语言不通,不识歌词又有何妨?爱情的心声是不需要翻译的。听得久了,王子自然知道越女的爱意。奈何王子心里装着江山湖海呢,怎么可以耽溺于这情爱之间?渡过河去,眼看王子就要离去了,越女终于忍不住扑向王子拥抱了他。然而无奈,故事的结尾,越女不得不任王子离去,只给自己留下一曲孤寂的缠绵。

恋而失爱,爱而不得,这也许越见出一种爱的疼痛!这里有现代的爱情故事。美国,纽约,哥伦比亚大学。命运之神让一位文学女孩和一位理工男孩相遇在了一所合租房,朝朝朝朝,暮暮暮暮,波澜不惊。谁知,女孩偏偏爱上这男孩。两个孩子,一个是中国青年,另一个,也是中国青年。女孩夜夜弹奏“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”,男孩夜夜听着“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”。似是,知,又非,不知。只是,两颗心凝望,猜测,彷徨,都不敢确定是否相爱。最终,女孩自卑,男孩迟钝,两人失之交臂。而男孩走后,女孩泪流满面,夜夜夜夜弹奏《越人歌》,等待男孩归来。爱上只需一分钟,忘掉却需一辈子。那是怎样一种爱之深痛!这里有古老山寨与现代世界的爱恋故事。

据说畲族山寨是越人后裔。生态保护者倾向于保留一个原生态的山寨,现代发展者倾向于开发一个现代的山寨。但古老山寨选择和现代世界恋爱,因为它们不想外部世界以保护的的名义把它们围起来,像看猴子一样看它们。于是,在原生态的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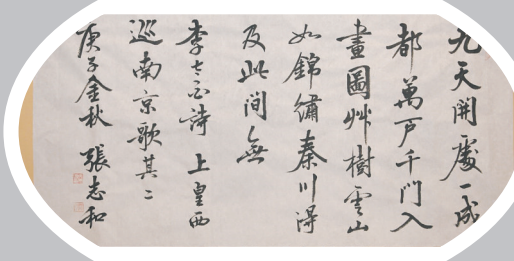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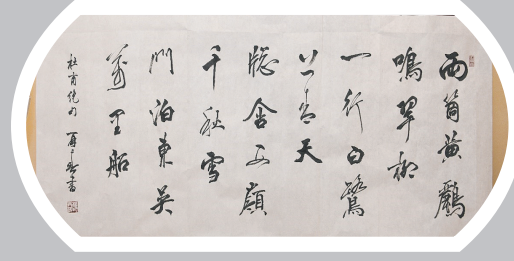
色里,工业的银色进来了,电光的亮色进来了,污染的黑色也进来了。只不过,多年后,当发展起来的畲族山寨站在现代世界的高地回望来路,猛然发现那个祖祖辈辈纯粹的绿水青山不见时,是否会心生惆怅——选择了一个世界,丢掉另一个,而丢掉的那个世界,再也回不去了。看着血脉里那个世界越来越远去,又是怎样一种的逐梦的隐痛!这里还有现代学者与古老山寨和现代世界的情爱故事。

作为现代金融学者,蓝虹说她是最后一代畲族人。蓝虹在这个大时代从古老故乡走向现代世界,又从现代世界反观古老故乡,因此她的情感世界中,有与两个世界相恋的感情故事。一个世界,是古老的畲族大山,那是她的故乡;一个世界是崭新的现代世界,那是她的事业。于她而言,她自己从大山走向现代世界,她深爱着她的大山,也深爱着她的现代世界。于故乡而言,现代世界在吸引着山寨,山寨向往着现代世界,山寨也走向现代世界。她和她的故乡追逐着现代世界的时候,回头看着曾经的故乡,大山不是原生态的大山,寨子也不是原生态的寨子,畲族的舞蹈、山歌、爱情,也都已经不是原先的样子。于是,蓝虹有了一种惆怅,一种忧伤,一种遗憾。

爱在此,忧也在此。蓝虹温暖的叙述激起的是深刻的忧患。应该说,这忧患不是一个人的,也不是一个寨子的,而是许多乡村和许多人的。中国许多乡村走向现代世界,许多大山拥抱现代文明。想要古老的生态世界,又想要现代的文明世界,这便形成了一种矛盾。这矛盾,这忧患,于蓝虹,也许与别人并无不同。不同的是,她选择了绿色金融。绿色金融也许是她找到的可以融合原生态与现代世界、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方式。绿色是她的情爱、她的精神、她的灵魂,金融是她的支撑、她的桥梁、她的道路。那么,她爱着的那个矛盾而忧患的世界,可以拯救吗?

《山有木兮木有枝》,是一本情爱之书,大爱之书。由人类生态之爱到自然生态之爱。这个意义上,其无疑是生态散文了,是洋溢着世界之美和无畏之美的生态文学。其实,就根本追求而言,生态文学就是写美的,也是写爱的,写大美和大爱。如此观之,那不就是人与自然的情爱美学么?

图片新闻



由中国环境报社主办、和平世界书画院承办的“建设生态文明书写美丽中国”大型书法笔会近日在京举行。数十位书法艺术家挥毫泼墨,通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,弘扬生态环保理念,激发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、关心及支持。图为笔会现场书法家创作场景和作品。

王琳琳 赵晓宇摄影报道